

Big
Fish

大 鱼

〔美〕丹尼尔·华莱士著
宇蒙译
（北京）天天出版社

大鱼

丹尼尔·华莱士 / 著
宇蒙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鱼 / (美) 华莱士著；宁蒙译。—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12.10
ISBN 978 7-5385-6872-1

I. ①大… II. ①华… ②宁…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8736号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7-2012-3918

BIG FISH: A Novel of Mythic Proportions

Copyright: © 1998 by Daniel Wallac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gonquin Books of Chapel Hill, a division
of Workman Publishing Company, Inc., New York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2013,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大鱼

作 者 (美) 丹尼尔·华莱士

翻 译 宁 蒙

出 版 人 李文学

责 任 编 辑 李少伟

封 面 设 计 友雅

开 本 880×1230mm 1/32

字 数 80千字

印 张 6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 编：130021

电 话 总编办：0431-85644803

发行科：0431-85640624

网 址 <http://www.bfes.cn>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ISBN 978-7-5385-6872-1 定价：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431-85644803

你 能 相 信 吗 ？ 我 觉 得 这 是 我 的 命 运 。 一 条 大 鱼 。

你不需要相信它，你只要信仰它。就像——就像个隐喻。

I

第一部

005	他出生的那天
008	他能和动物说话
009	阿拉巴马下雪的那年
012	前途无量
014	父亲之死：镜次一
025	河中的女孩儿
029	无声的魅力
030	驯服巨人
035	钓鱼
038	他离开阿什兰的那天
050	进入新世界

第二部

II

- | | |
|-----|----------|
| 059 | 老妇人与眼睛 |
| 060 | 父亲之死：镜次二 |
| 076 | 伟大的初恋 |
| 078 | 神腿 |
| 079 | 付诸行动 |
| 081 | 打架 |
| 086 | 女婿上门 |
| 091 | 三份工 |
| 101 | 他走上战场 |
| 104 | 父亲之死：镜次三 |
| 115 | 我出生的那天 |
| 118 | 他看见我 |

III

122

他救了我的命

125

不朽

127

最强大的力量

130

他的梦

第三部

他买下一座城镇，不仅如此

结局

父亲之死：境次四

大鱼

171

165

171

大鱼

在我父亲人生的尾巴上，我们最后一次一起驱车旅行。我们把车停在河边，走上河堤，在一棵橡树的阴影里坐下。

几分钟后父亲脱掉他的鞋和袜子，把双脚浸入清澈流淌的水中，就这么看着它们。然后他闭上眼睛微笑。我有些日子没见过他这样微笑了。

突然他深吸了口气说：“这让我想起。”

然后他停下，继续思考着。这时候一切都为他减速，或者干脆都停了下来，我猜他是想到了个笑话，因为他总是有笑话可说。或者他会给我讲个故事，来纪念他的冒险以及英勇的一生。我想知道，这到底让他想起了什么？是不是想起了那只五金店里的鸭子？那匹酒吧里的马？那个和蚱蜢的膝盖一样高的男孩儿？是否让他想起了

某天他找到的那个恐龙蛋，然后却又丢了，或是那个他统治了将近一周的国家？

“这让我想起了，”他说，“我小的时候。”

我看着这个老人，我的老爹把他苍老的白脚丫浸在这清澈流淌的水里，他生命最后时刻的这么一瞬，我突然真切地看到了他，一个男孩儿，一个少年，在他面前有着完整的未来，就像我面前的未来一样。而这些影像——父亲的现在与过去——重叠了，在这一刻他变成了一个狂野的怪物，同时年轻而苍老着，将死而又是新生的。

我的父亲成了一个神话。

第

一

部

他出生的那天

他是在四十年前最干旱的那个夏天出生的。太阳把红色精致的阿拉巴马黏土烤成了灰粉，数英里内都没有水，食物也很少。那个夏天没有玉米或西红柿，甚至连南瓜都没有，所有这些都蔫在混白的天空下。好像万物都已死：先是鸡，然后是猫，再是猪，接着是狗。它们就算死，也都被连皮带骨头地炖进锅里。

有个男人疯了，吃起石头，死了。十个人才将他抬进墓地——他太重了，另外十个人挖坑——土太硬。

向东边看的人说，还记得那条滚滚的大河吗？

向西边看的人说，还记得泰尔伯特湖吗？

他出生的那天起初和往常一样。太阳升起来，窥视着那座小木屋，屋里有个妇人，肚子大得像一个国家，为她丈夫的早餐摊了仅剩的一个鸡蛋。丈夫已下地去干活

了，用他的耙子绕着一株盘根错节的黑色神秘蔬菜捣着灰。太阳明晃晃地使劲晒着。他进屋享用他的鸡蛋时用一块破烂的蓝色大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然后他把汗从手帕里绞出来，滴到一个旧锡杯里，留着待会儿喝。

他出生的那天妇人的心跳短暂地停止了，她死了。然后她又突然活过来。她悬在空中看见自己。她还看见她的儿子——他在发光。当她重新与自己合体时她说她感到那里一阵温暖。

她说：“马上，他马上就要来了。”

她说对了。

他出生的那天有人发现那个方向的上空有片云，带着点黑暗的颜色。人们聚集起来观看。一个、两个，二乘二，一下子聚了五十多个人，都看着天空，看着那片挺小的云彩飘近他们干涸而破败的家园。丈夫也出来看了。那是数周来第一片真正的云彩。

镇上唯一没有看云彩的人就是那个妇人。她摔倒在地上，疼痛到窒息，窒息得无法叫喊。她以为她在叫喊——她就那样张着嘴——但是没有声音从那儿发出来，从她的嘴里。虽然她的其他部位忙活着。同他一起，他就快要来了。她的丈夫去哪儿了？

在外面看云彩。

那也是了不起的云彩。根本不算小，实际上是一片

很可观的云彩，大片灰蒙蒙的逼近干涸的田地。丈夫摘下了他的帽子斜眼看着，向门廊下迈出了一步，以便更清楚地观看。

伴着云还带来了些小风。感觉不错。小风温柔地刷过他们的脸颊，感觉不错。然后丈夫听见雷声——砰！——至少他认为是雷声。但其实他听到的是妻子用腿踢翻桌子的声音。虽然听起来确实很像雷声。就是那样的声音。

他又向地里迈了一步。

“丈夫！”他妻子于是扯开嗓子大叫道。但是太晚了。丈夫走得太远，无法听见。他什么都听不见。

他出生的那天镇上所有的人都聚在他家门前的地里，看云彩。起初很小，然后甚为可观，很快云彩就变得巨大，至少有鲸鱼那么大，里面搅着几道白色的电光，突然打在松树尖上烧着了，吓着了地里几个高个子男人，他们萎靡地看着，等待着。

他出生的那天一切都变了。

丈夫成了父亲，妻子成了妈妈。

爱德华·布龙出生的那天，下雨了。

他能和动物说话

我的父亲善于和动物相处，每个人都这么说。当他还是个男孩儿的时候，浣熊在他的掌中吃东西。他在地里帮他父亲干活的时候鸟会停到他肩膀上。一天夜里，一头熊睡倒在他窗外的地面上，为什么？因为他懂动物的特殊语言。他有这样的气质。

牛马们也特别喜欢他。跟着他跑来跑去。用他们的棕色大鼻子蹭他的肩膀，还哼哼唧唧，好像特地对他说着些什么。

曾经有只小鸡坐到了我父亲的腿上，并在那儿下了个蛋——褐色的小蛋。从没见过这样的事情，闻所未闻。

阿拉巴马下雪的那年

阿拉巴马从来不下雪，但是我父亲九岁那年的冬天下雪了。白色的雪片连绵不断地落下，逐渐变硬，最终变成纯冰覆盖大地，根本无法铲掉。不论什么生物，如果被困在暴风雪下面就死定了；如果被困在上面的话，也不过是死得慢一些。

爱德华是个强壮而平静的男孩儿，有自己的想法，但不是那种有什么家务要做、有个篱笆要修或者有头走散的小母牛需要找回来的时候都要和父亲顶嘴的男孩儿。雪从那个周六的晚上开始下，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爱德华和他的父亲先是堆雪人、雪城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建筑，直到那天晚些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这场毫不示弱的雪有多大、多危险。但是据说我父亲的雪人足有十六英尺高。为了达到这个高度，他设计了一种用松树枝和滑轮制成的装置。依